

初心故事

韩海燕：传承国学经典从娃娃抓起

□ 记者 刘凡钊

“高祖兴，汉业建。至孝平，王莽篡……”8月7日，朗朗读书声在榆林市佳县的燕翼堂义塾回荡，孩子们语气稚嫩地齐声背诵《三字经》。暑假以来的每个周末，许多家长都会陪着孩子来到燕翼堂义塾，在义工老师的带领下诵读国学经典。

燕翼堂义塾由今年82岁的佳县文化馆退休干部韩海燕一手创办，他在60岁时举全家之力在当地首开国学义塾，并吸收各类社会公益力量，向孩子们义务普及国学经典，累计已教授上千名学生。

“在我们家族谱每一页的折页处，都印有‘燕翼堂’三个字。‘燕翼’出自《诗经》，是善为子孙谋的意思，这便是燕翼堂义塾的来历了。”韩海燕说。

韩海燕出自书香门第，年轻时曾先后在佳县电影队、县文化馆、县文艺创作研究室做群众文化工作。退休时，韩海燕发觉自己虽然搞了一辈子文化工作，却没有通读过国学经典，对传统文化了解甚浅，很是惭愧。

“县里的人提起我，都认为我是文化人。然而我自觉空空如也，说到底还是个文化的‘侏儒’。”韩海燕说，虽然发表过散文、诗歌、小说，但在退休后的一次旅行中，到了乐山大佛读不懂碑文，到了杜甫草堂读不懂对联。再读四书和《老子》《周易》后，越发体悟到传统文化的深奥博大，自己便萌生了钻研国学的想法。

2001年中秋节刚过，做语言学研究的大学教授邢向东来到韩海燕家里，向他请教佳县方言，两人就教育问题进行了深入交流，同样爱好语言的他们因此成了朋友。邢向东回去后，复印了一套国学经典寄给韩海燕。他收到后当即复印了四套，分发给了自己的四个子女，让他们开始诵读，一家人就这样从读《三字经》开始，走上温故知新之路。

本可以安享晚年的韩海燕毅然开办起义塾，将弘扬优秀传统文化视为己



韩海燕在给孩子们讲解国学经典

受访者供图

任。他希望通过国学经典的诵读与讲解，让下一代从幼时接触传统文化，热爱国学经典，涵养美好品德。

创办义塾之初，面临没有教材、教室、老师的难题，韩海燕拿出自己全部退休金编印教材，把新装修的房间腾出来改造为教室，将家里的台球案搬来当作课桌，又置办了一批新凳子，围着台球案摆放一圈，还发动全家人各尽所能当义工……2001年冬天，燕翼堂义塾正式开讲，韩海燕早早生起火炉翘首以待。

为了让孩子们上好国学课，韩海燕专门摘选国学经典著作中蕴含为人处世哲理的语段，标注出处、含义。在课堂上，韩海燕先示范诵读一遍，再翻译成现代文帮助孩子们理解记忆并体会其中意境，同时叮嘱他们课后熟记于心。

“如今，越来越多的孩子从这里走出去，拥抱属于他们的美好人生。”韩海燕回忆，当自己第一次站在黑板前写下《大学》中的经典名句，为学生们讲解其中含义时，学生们渴望的眼神和童真的笑容，更加坚定了他将国学教育进行到底的信念。

“应该让更多人知道学国学的益处。”韩海燕琢磨着扩大义塾影响力，让

义塾成为当地尽人皆知的国学课堂。他背起教材四处宣传，走访了多所小学、幼儿园，还先后到北京、郑州等地义讲。在他的不懈努力下，越来越多的家长被打动，带着孩子来到燕翼堂义塾学习国学。

2008年暑假，韩海燕把国学推广班办到了榆林市。因为没有教学场地，他就在榆林世纪广场顶着酷暑带领孩子们大声诵读《论语》《大学》，每读完一篇，围观人群中便响起阵阵掌声，甚至有不少家长也加入了诵读行列。

“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博大精深，弘扬传统文化必须‘从家庭做起，从娃娃抓起’。”这是韩海燕常对学生家长说的话。他对国学教育的理念有些特别，主张让孩子熟读、背诵经典作品，在这些意蕴丰富的词句中心体悟人生哲理，提高文化素养。

“看着这些孩子上了高中、大学，把人生路走得越来越开阔，我就觉得做了一件正确的事。”韩海燕说，许多从燕翼堂义塾走出去的孩子都与自己保持着联系，他们学有所成，成为对社会有用、对自身负责的人，这就是自己一切努力的初心所在。

银龄风采

费嘉珍：“大心脏”舞出“老来乐”

□ 实习记者 冯倩楠 记者 赵婧 文/图

60岁退休后，她开始做门诊医生，是兢兢业业对待病人的“费大夫”；74岁，她开始学肚皮舞，是光芒四射的“舞蹈皇后”。她叫费嘉珍，今年81岁，生活事业两手抓，自称有颗“大心脏”。

坐诊二十载 与癌“掰手腕”

8月21日8点，身着白大褂的费嘉珍坐在诊室，招手示意患者进来就诊，开始了一天的工作。

从一家医疗中心退休后，费嘉珍在西安市碑林区咸宁中路金花门诊一干就是17年。金花门诊关闭后，她又在同一条街上的咸宁门诊、东秦门诊工作到现在。门诊部是早晚两班倒，作为门诊部年龄最大的工作人员，她从没搞过特殊，严格按照排班表坐诊。

“胆囊有点毛刺，肚子会胀，用点消炎利胆的药就行了。”手拿患者带来的彩超图像，费嘉珍嘱咐道。

由于是基层诊所，大部分病症依靠物理诊断。“虽然都是常见病，但看诊的时候一点儿也不敢敷衍，有些病症是潜在的。”费嘉珍说，二十年间，自己筛查出多名早中期癌症患者，帮助他们得到了及时治疗，这是令自己十分骄傲的一件事。有时候遇上需要住院的病人，费嘉珍还常常给在医院工作的熟人打电话，帮助病人及时转诊。

在费嘉珍心里，门诊部是个与病人交流的平台。她说：“这么多年，有的小孩儿打小就来我这儿看病，一转眼都长大成人



费嘉珍正在门诊部写处方

了；有的人家三代人我都看过。”

锻炼是初心 冠军是意外

“高粱熟来红满天/九儿我送你去远方……”在凄美动人的歌声中，费嘉珍舞着黑红色长绸扇，原地转了几个圈，长绸扇随风飘动，诉说九儿的不舍。8月6日，一曲《九儿》让费嘉珍在第六届全国东方舞公开赛上荣获长青组冠军。

2015年、2016年，费嘉珍连续前往新加坡、韩国首尔参加世界肚皮舞大赛，荣获了组别第二名、终身成就奖、特殊贡献奖等奖项，还被新加坡当地媒体报道，成为东方舞界的“名人”。

费嘉珍的快乐生活离不开家人的支持。每场演出，老伴儿都会陪伴左右；在新

加坡首次参加世界大赛时，女儿也一起到现场呐喊助威。

与东方舞结缘还得从十多年前讲起。那时，费嘉珍患有有关节骨质增生，爱好文艺的她想找一种适合的运动项目锻炼筋骨。有一次，她在公园遛弯时看到有人在跳东方舞，便想尝试一下。

在舞蹈培训机构学习过程中，费嘉珍坚持严格要求自己，“学就一定要学好”是她立的规矩。

东方舞用的长绸扇1.8米，教练建议费嘉珍剪短一些降低难度，但她坚持按照年轻人的标准加以练习，还不时根据自身情况改编舞蹈动作，加点纱巾之类的小道具，让整个舞蹈看起来更加丰富。

学舞一年后，费嘉珍参加了中国肚皮舞协会首届东方舞大赛。她被分到了50岁以上的乐龄组，凭借出色的表演，首次参赛她就斩获金奖。此后，她陆续参加了十几场比赛，老伴儿特意给她买的“奖杯柜”早已装得满满当当。

现在的费嘉珍身体素质比以前好多了，她把这归功于练舞。“这个舞蹈老少皆宜，各个关节都能活动。不剧烈运动，还能陶冶情操，身心都很舒服。”费嘉珍说。

精力旺盛但不“躺平”，费嘉珍认为是经常和年轻人在一起的缘故。“门诊部的工作人员、跳肚皮舞的学员和教练大部分都是年轻人，和年轻人在一起就会学习年轻人的生活方式，自己感觉也年轻了。”她说。

当被问到如此高龄还能生活事业“两手硬”时，费嘉珍总结了“三好”法则：保持好心态、锻炼好身体、注意好饮食。

□ 实习记者 冯倩楠 记者 赵婧

一把扫帚长的笔杆，上面装着特制的海绵笔头，蘸着清水，片刻间，一个个刚劲有力的大字便跃然地上。行书、楷书、隶书、草书，老人们字体都不尽相同，但运笔潇洒飘逸，字体堪称惊艳，时不时引得路人驻足欣赏。

每天早晨，在西安市新城区韩森寨十字东北角天光草坡广场，一群老人在这里以水为墨、以地为纸，尽享书法艺术的魅力，他们都是“地书”爱好者。

“在这儿写字的都是70岁以上的老人。最常来的有6人，平时最多八九人，人再多就不够施展了。”今年85岁的王万龙写“地书”已有七年，他笑着说：“写‘地书’环保、不浪费纸张，我现在一口气能够默出几十首唐诗。”

王万龙回忆说，刚开始写“地书”操作很费劲，连原来写字的功夫也不奏效了，一个字经常琢磨半天。后来多亏老师似强的指导，才逐渐有了章法。

雒似强今年78岁，以前当过狱警，退休前就写得一手好字，经常给单位写板报、帮朋友写请柬。2005年退休后就

开始写“地书”。

雒似强喜欢行书，他认为写“地书”时需要集中精神、掌握力道，对全身健康都有好处。他说：“提笔、跨步、提腰，浑身都用劲着呢。对记忆力和视力也有好处，我到现在还能做针线活呢。”

今年71岁的赵师傅擅长隶书，写“地书”已有十余年，尤其喜欢写《唐史》，从网上下载打印出拓本，然后在地上临摹。他说，写“地书”不用考虑纸、笔、墨的材质，对练习字的结构很有帮助。

每天早上七点半到十点，“地书”爱好者们准时在广场集合，来得早的人在附近打一壶水，其他人来了以后就各自“创作”。

十几年间，也陆续有新朋友加入进来写“地书”。大家经常切磋书法技艺，每周三还把各自写的字、画的画摆在广场一角，互相点评。平时哪里开办书法展，大家也会相约一起去观展。“和‘书友’们一起写，乐趣加倍。”雒似强说。

乐活每天

广西千年古镇神像木雕匠人：神态和形态是作品的“灵魂”

近日，在“铺满”历史感的千年古镇——广西来宾市象州县运江镇，一场突如其来的雨让古镇的沉闷感得以缓解。沿着湿润的青石板路一直深入，就能来到木雕神像匠人赖仲禧的家。

这间房屋和街道上古朴陈旧的建筑并无差异，但门前堆满的大量木材却十分醒目。屋内的赖仲禧正叼着烟，用刻刀雕刻着一尊弥勒佛木像。虽近耄耋之年，但他的一敲一凿依然刚劲有力，昏暗的屋内弥漫着木头的清香。

今年79岁的赖仲禧是当地小有名气的木雕神像匠人，一块块朴实无奇的木材原料在他灵巧的手中“摇身一变”，成为财神爷、送子观音、弥勒佛等中国民众家喻户晓的神像造型。这些由他纯手工雕刻的神像均栩栩如生、神态各异。

“木雕神像最考验技术的就是神态和形态，‘懂行’的人一眼便能看出门道。好的木雕神像作品需要用刻刀反复进行调整，完全靠经验，并无标准可言，所以机器雕刻难以做到。”赖仲禧自豪地说。

初次见面，赖仲禧给人以古板且不善言谈的感觉。但随着交流的深入，他的“话匣子”也在慢慢打开。

在雕刻时，赖仲禧从不需要图纸，简单用粉笔在木材上描出大致轮廓后，他便直接拿起榔头和刻刀开始工作，伴随着富有节奏感的敲击声，每一次下刀都精准细微。

这些木雕神像大小不一，小则仅高半米，大则高达两米。从选材、雕刻、上色到最终完成，需要耗费数天至十余天时间。赖仲禧精湛的技艺并非天生，与他多年的绘画爱好密切相关。

赖仲禧仅有小学文凭，但自幼喜欢画画，13岁时，他便靠着为老人画头像，赚取了人生中的“第一桶金”。此后他一直务农，在外做建筑工人，这项爱好因此搁置。

1996年，村中开始新建寺庙，需要制作木雕神像摆置，赖仲禧的绘画才能又一次派上用场。“原本想要找人定做，但是价格昂贵。我心想自己会画画，干脆试着自己制作，结果成品大家都觉得挺不错。”赖仲禧笑道。

虽说来轻松，但木雕神像并不能简单依靠想象制作，而是需要严谨的史料考证。为此，赖仲禧时常走访村中老人，向他们询问关于传统神像的服饰、神态、身形等细节，并与各种古籍书画进行对比，保证每尊木雕神像都能最大程度还原历史形象。

“不认识的神像我从来都不做，怕做错了被人笑话！”赖仲禧说。

如今，这座建制于汉朝的千年古镇，早已不复当年车水马龙的繁华街景。大多数镇民已经搬离，到对岸更为现代化的环境定居。而赖仲禧依然选择留在古镇，雕刻神像成为他每日唯一的工作，尽管有些孤寂，但他仍然自得其乐。

而随着声名远扬，赖仲禧的精湛技艺被不少人熟知。来自台湾、广西、辽宁等地的客商纷纷来到古镇，向赖仲禧求购木雕神像，这也为他带来一些微薄的收入。

“每个木雕神像平均卖800至1500元，一家人都靠我糊口。有时候并不会卖得很贵，做木雕神像更多是自己的爱好，也是一项修身积善的手艺。”赖仲禧说。（刘俊聪 黄利洁）

据中国新闻网